

许德民 主编

Fudan shipai lilun wenji
复旦诗派理论文集

1981-2005

 复旦大学出版社

复旦诗派诗歌系列

复旦诗派诗歌

复旦诗派诗歌(先锋)

复旦诗派诗歌(经典)

复旦诗社社长诗选

复旦诗派理论文集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

发生和选择·许德民

城市2080·孙晓刚

位于天边·李彬勇

绿色盈盈的太阳·裴 高

诗的毒草和一只什么鸟·张海宁

逝者如斯·傅 亮

无法平息的悸动·杜立德

镌刻的刀·刘 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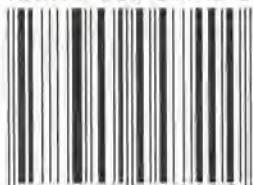
前世·陈先发

在包围、缅怀和恍然隔世中·施茂盛

神秘的声音来自何方·杨宇东

我是谁家喂养的孩子·郜晓琴

ISBN 7-309-04740-0



9 787309 047400 >

1·337 定价: 30.00元

切问切

复旦诗派理论文集

1981-2005

主 编 许德民

副主编 裴 高

沈林森

 復旦大學 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诗派理论文集/许德民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309-04740-0

I. 复… II. 许… III. 诗歌-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06427号

复旦诗派理论文集

许德民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封面图画/插图 许德民

封面设计 许德宝

版式设计 方向传播

边款书法 郭伟敏

张正昂

许德民

责任编辑 孙晶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电脑排版 上海方向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肖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1.75

字数 438千

版次 2005年9月第一版 2005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4740-0/1·337

定价 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复旦诗派，我为你骄傲（序）	许德民	001
诗歌发生中的抽象选择	许德民	015
论朦胧诗	许德民	030
郑 洁		
城市诗我见	孙晓刚	065
中国现代主义新诗潮的诗歌艺术与审美特征	裴 高	068
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后现代性	杨小滨	103
朦胧诗派和“九叶”诗派	杨斌华	114
坚持差异中的写作	李振声	123
诗人和诗歌	木 叶	129
通向格律之门	木 叶	138
关于新诗的发展方向	张伟明	146
90年代海外大陆诗随笔	杨小滨	152
今天的“今天派”诗歌	杨小滨	159
关于当代诗歌的对话	傅 亮	173
陈鸣华		
断想或质疑	马 骅	179
纯 诗	韩国强	184
诗的燃烧	寇宗哲	187
忠贞问题	韩 博	188
诗歌应该包含批判性	韩 博	190
90年代的复旦诗歌	卢寿荣	193
诗歌之外的生活	程 波	197
博尔赫斯的自习课	木 叶	199
落差中的诗意	胡 腾	201
联合与沟通需要真诚	刘江涛	203
激情没随时光的流逝而变老	胡 腾	205

遗失手稿的年代	任晓雯	207
	林 剑	
感激艺术	许德民	211
诗和人和自私和文化 and 自由和创造	许德民	214
情真意切见诗心	刘文祥	219
我读《紫色的海星星》	邵 璞	221
法国象征派与中国象征派	王 健	223
爱米莉·狄更生和她的诗歌创作	梅慈敏	225
信仰今天，崇拜明天	半 九	227
对孕育中的新诗的看法	徐锦江	231
我给诗社的第一首诗	卓松盛	233
“朦胧”不是时代的主流	傅 亮	235
傅亮和他的诗	高晓岩	237
一首诗的得失	卓松盛	240
朦胧诗浅议	朱国宏	242
西窗剪烛话新诗	邹荻帆	245
青春和诗：在思考中走向成熟	吴欢章	251
诗之我见	绿 原	258
青年诗人们诗的支点	白 桦	260
复旦诗魂	李天靖	267
解读《前世》	唐晓渡	274
死是吾人最大的关爱	宋子刚	276
侧影：当代中国诗歌的两例个案	马 骅	287
没有终点的旅行	敬文东	302
唤醒沉睡的诗魂	许德民	309
回忆复旦诗社1986—1990	韩国强	323
在虚无里冒雨赶路	韩 博	326
复旦诗社（复旦诗派）大事记		328
历届复旦诗社会员名录		334
将“复旦诗派”进行到底（后记）	许德民	338

复旦诗派，我为你骄傲（序）

许德民

一、重聚在诗歌的旗帜下

2005年是复旦百年校庆年，母校百年，是所有复旦人共同的节日。

20世纪80年代复旦大学的校友，对校园文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诗歌。作为复旦诗社的第一任社长，百年校庆之际，我自然而然地就想起了诗社，想起了用诗歌来回报母校，为母校百年喝彩。复旦诗社在百年中占了二十五年，铁打的江山流水的兵，尽管复旦诗社的牌子还在，但是，复旦诗社已经从创建初复旦第一大学生社团沦落为现在复旦现有的一百个社团的末尾，比社会上诗歌边缘化的进度还快。

时过境迁，一切曾经引起无数梦幻和骄傲的经历，已经被岁月沧桑腐蚀得百孔千疮；一切曾经激励和烧灼过心灵的美好记忆，已经被物质化的生存困惑驱赶得到处流浪；那些在校园中可以畅通无阻的美丽和清纯，那些在学生中享有欢呼的激情和放浪，在世俗的人群里还有没有呼吸的天空？那些鏖战生涯的疲惫心灵，还能不能容忍一支笔在诗意的遐想中生存？

整整二十五年，历届复旦诗社的几百个会员，到哪里去找到他们。他们现在是不是还会对曾经和他们关系密切的诗社、曾经给他们带来了青春悸动和幻想的诗歌，保留着最初也是最亲密的记忆，保留着永远也不会消失的诗的烙印？

幸亏，有着同等经历的诗友心有灵犀，几乎所有能联系到的复旦诗社诗友，听说要在百年复旦庆典年里，举办百年复旦诗歌节，都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和感动，大家都表示响应和参加，并以各种方式帮助收集资料、联络诗友，以最快的时间，找到多年没有联系的、曾经是一条诗壕里的诗友。很多人为了拿出满意的诗稿，不惜搁下手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重新拿起诗笔，并从中感受着在日常忙碌中所没有的舒畅。我们这些有着浓烈诗歌情结的复旦学子，依然对诗一往情深，对诗的认识犹如我们对几千年中华文明的认识，是不会因为一时被人忽略而放弃自己的价值原则的。

“诗骡了诗马”，牵出来遛遛，这是我在征稿的时候给历届复旦诗友们发

的短消息，有两层含义：一是希望那些历届复旦诗社的活跃分子，在沉寂多年以后，重出江湖，回归诗歌，一起来“华山论剑”，切磋诗的武艺，也好看，二十五年来复旦诗派，究竟出了多少诗界的“郭靖”和“黄蓉”。

二是复旦诗派的诗人几乎和当下主流的、非主流的诗人没有关系，他们独傲江湖，自成一体，隐身于诗界之外。因此，尽管复旦诗派历史悠久，二十五年来诗才倍出，但是真正被外界所知的诗人甚少。百年复旦，既然我们大家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何不利用这个机会，让复旦诗派的“诗骠子诗马”，到中国诗坛的牧场遛达遛达，会会各路骠马，比比谁的体形好、速度快、耐久力强。

二、什么是复旦诗派

复旦诗派不是一个诗歌风格流派，而是一个诗歌群体。

复旦诗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曾是复旦诗社的一员，是复旦诗社使得这群时间跨度达二十五年的不同时期的诗友，得以在诗歌的旗帜下重聚。百年复旦庆典，给了我们这样的机遇。

复旦诗派最早的渊源是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当年，邹荻帆、绿原、冀沔、姚奔、曾卓曾是复旦大学最早的校园诗刊《诗垦地》的发起人和主要作者，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有代表性的著名诗人。

成立于1981年5月27日的复旦诗社，在成立初期创办了诗刊《诗耕地》，和《诗垦地》一脉相承，承继着40年代复旦诗歌的优秀传统，并且在1981年至1993年，跨度十二年，出版了十五期《诗耕地》。后遇特殊情况，《诗耕地》遭“禁出”后，有《语声》接力，加上途中诸多校园刊物（《声音》、《蓝色阴影》、《荒野》、网络版《复旦诗选》）的相继支持，让复旦诗社二十五年的历史，得以完整和延续。

二十五年和复旦诗社风雨同舟的复旦诗人，是今天我们复旦诗派的主体。当然，今后每一个和复旦有过维系的师生员工，都将自然成为我们复旦诗派的一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母校情缘和复旦诗魂，复旦是我们最醒目的坐标。

复旦诗派无疑是中国学院诗歌中的一支劲旅。

中国的学院派诗歌，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形成的。在这个形成过程中，复旦诗社是中国新时期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的大学生诗社，出现了一批具有全国影响的学院派诗人。它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诗刊《诗耕地》在人学校园里有广泛的影响。1983年出版的复旦诗社编辑的中国第一本大学生诗集《海星星》，曾经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校园的畅销书。一年后又出版了《太阳河》。进入90年代，复旦诗歌虽然没有了80年代的辉煌，但是校园诗歌活动仍然很活跃，复旦诗社仍然坚守着自己诗歌的方向，成为中国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有着二十五年历史传承的诗社。复旦诗社的历史，可以说是中国学院派诗歌历史的缩影。

进入90年代后，曾经在中国学院派诗坛上引人注目的复旦诗派的诗人们，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隐身。多年以后，在谈及那个突然集体消失于中国诗坛的不约之举，最大的感慨就是，当他们发现，更强的挑战已经不是来自诗坛而是其他领域时，为了证实自己的能力，实现综合的人生价值，只得违心与无力维持生计的诗歌暂别。心里想着，总有一天我会回来的。

今天，我们回来了，回来的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一个复旦诗派，是几十个堪称优秀的诗人，是上百个无愧于诗歌的诗人，是整整二十五年，历届复旦才子们在经历了人世沧桑之后重又寻根的队伍。

我们回来了，回到诗歌，诗歌已斗转星移，不堪回首。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社会为了改变物质命运的必然过程和必须付出的代价，诗歌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无力支付的奢侈。被物质的欲望燃烧得只剩下肉体的人们，精神上被诗歌抛弃是难以避免的。当所有社会关注的瞳孔被物质财富塞满了之后，我们拿什么来呼吸灵魂的需求？幸亏，我们这群有着和“财富”搏斗经历的人，都有过“与狼共舞”的切身体验，当“得到”和“没有得到”都成为历史的时候，回过头来，发现战胜财富要比赢得诗歌容易得多，生命中最令人心动的需求，绝对不是用钱可以堆出的，而只有诞生于灵魂之门的诗歌，其艺术的高贵气质和纯粹的骑士风度才配和生命相随。所以，今天我们和诗歌久别重逢或者小别重逢，心情的颜色既绚丽又丰富，我们的灵魂有了回家的感觉。

三、复旦诗派的共同特征

复旦诗派不是一个诗歌流派，也没有共同诗歌纲领，有的只是一段共同的经历。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从复旦诗派诗人身上找到共性。

1. 复旦诗派的诗人自信、自强

作为中国著名的高等学府，进入复旦的学子有先天的自信和自强。能够加入复旦诗社的学生，都是复旦的才子，自信使得他们在学生时期独立自主的意识就十分强烈，相信自己眼光和判断，走自己的道路。自信使得他们从不把别人当作对手，他们所认同的对手，只有自己。自信使得他们立志要写出中国最好的诗歌。

2. 复旦诗派的诗人淡泊功利

诗人的桂冠，曾经让所有的文学青年为此竞折腰。中国诗坛曾经也是名利的角斗场，为功名而来的诗人比比皆是。复旦诗派的诗人似乎天生漠视名利，尽管有很多天赋极高的诗人，在中国学院派诗歌、中国城市诗歌、中国口语诗歌、中国剧情诗歌、中国抽象诗歌等原创诗歌上作出了开创式的成就，具有代

表诗人的资质，但是，他们并不在意诗坛上的名分，也无意向诗坛索取什么，更不会为了什么而丧失自己的诗性人格。他们感兴趣的只是自己的创作状态和经历，他们对诗歌的心路历程的珍惜要远远大于对诗歌“功能”的开发。他们相信，最好的诗歌，不是感动别人，而是感动自己。因此，二十五年来尽管复旦诗派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大多却不为诗坛所知。今天，当诗歌边缘化、弱勢化几成定局，复旦诗派的诗人却能够以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置世俗于不顾，决然返回诗歌，以自己所有的能量，为高贵而寂寞的诗歌加油。

3. 复旦诗派的诗歌原创性强

在众多优秀的复旦诗派诗人面前，风格即是生命，他们不会相互模仿，互相追随形成一个风格相近的诗歌流派；也不会动辄就抱成团亮出宣言，用嗓子人来给自己壮胆。复旦诗派诗人的诗歌风格多样，对诗歌原创十分看重，彼此之间很少联络，甚至很多人都不认识，每人自成一派，每一种风格都有自己清晰的纹理，整个诗派几乎是一个诗歌的联合国。原创独到的诗歌语言形式、唯美典雅的诗歌语言色彩、精致细腻的诗歌语言气息，原创、唯美、精致，是复旦诗派诗人不约而同的诗歌美学。

4. 复旦诗派的诗歌具有超前意识

尽管复旦诗派诗人的年龄跨度很大，但是在诗歌作品上却看不出明显的代沟，很多写于80年代的诗歌，至今读来依然感觉气息年轻、非常到位。他们的近作在意识和观念上仍然具有先锋性。

5. 复旦诗派诗人忠诚诗歌如同忠诚自己的性格

他们相信复旦诗魂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他们可以暂时隐居，可以退出江湖，可以没有任何发表诗歌的愿望，但是，对诗歌的珍爱，却不会因为岁月沧桑而泯灭，相反如同陈酿的酒，愈久愈醇，每一滴都浓似血，浓似对诗歌的乡愁，在一瞬间就可以爆发汹涌。

6. 复旦诗派海纳百川

复旦大学地处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上海，海派文化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五光十色，应有尽有。复旦诗派的诗人沿袭了海派文化的特点，在各自的诗歌风格上，走独立的艺术路线，即使是同一个题材，也尽量写出不同的味道来，同时，不同诗歌风格的诗人之间，互相欣赏，为彼此的成就鼓掌。因此，复旦诗派的诗歌风貌体现了海派文化最经典的特征。复旦诗派的形成和发展，给海派诗歌带来了新的景点，给中国学院派诗歌以新的五官，也给中国诗歌历史增添了真实而感人的插页。

四、复旦诗派的贡献

1. 中国当代学院派诗人的重镇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复旦诗社的出现，就为中国的学院派诗歌奉献了一批有全国影响的大学生诗人。许德民、孙晓刚、韩云、李彬勇、卓松盛、张真、傅亮等是当时很活跃并是全国大学生中知名的学院派诗人。许德民在1982年参加了《诗刊》第二期青春诗会，诗歌《一个修理钟表的青年》获得了《诗刊》该年度的优秀作品奖。他的组诗《紫色的海星星》，获得了《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和首届上海市文学奖。韩云的作品获得过《萌芽》优秀作品奖，孙晓刚、张真的作品获得过《飞天》大学生优秀作品奖。复旦诗社1983年编辑的中国第一本大学生诗集《海星星》出版后成为80年代的畅销书，发行了近八万册，和后来编辑的第二本诗集《太阳河》一起，为扩大中国当代学院派诗歌在整个中国诗歌界的影响，贡献了复旦诗社的力量。进入90年代，坚持诗歌创作的杨小滨、陈先发、邵勉力、韩国强延续了80年代的势头，和90年代复旦诗社活跃的校园诗人韩博、高晓涛、郜晓琴、程波、常立、成明等一起继续演绎着复旦诗派诗歌的神话，并且在网络诗歌的阵营里，为学院诗歌赢得声誉。

2. 中国当代城市诗歌的策源地

中国城市诗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上海开始的，复旦诗派是最早的整体参与者和积极的提倡者。孙晓刚是中国城市诗最早的实践者和代表性诗人之一。他的城市诗是真正的具有城市意识和城市人生命观念的诗歌，而不仅仅是使用着城市的局部的名词。孙晓刚在整个80年代，几乎就是中国城市诗的品牌，他的诗纯净、高贵、潇洒，具有水晶的质感和蓝天的透明，给了你那个时代少有的高雅情调和时尚风骨。读孙晓刚的诗，你往往有一种进入异国境界的感觉，但是，这个异国不是外国，而是诗国，你会随着他的诗的文字节奏，诗的语言旋律，轻松而愉快的度过美妙时光，你有时间太快、诗太短的感觉。即使十多年之后，读他写于80年代的诗，你不会觉得时光倒流，反而觉得是真正的“与时俱进”。他的城市诗企及的高度，或者说出自孙晓刚诗意角度的城市诗，至今还无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

80年代复旦诗派的其他成员：许德民、李彬勇、卓松盛、傅亮在城市诗的创作上，也取得过相当的成就和获得诗坛广泛的关注。孙晓刚、李彬勇和华师大宋琳、张小波一起合著的诗集《城市人》，是80年代中国城市诗的奠基之作，至今仍有广泛的影响。

3. 中国当代口语诗歌的源头之一

中国口语诗现在成为中国诗坛的一大门派，究其源头，怎么也绕不过上海。

我知道最早以口语写作并取得成就的诗人是上海的王小龙，当年他在上海青年宫主持过一个诗歌学习班，复旦诗社的第二任社长卓松盛就是主要的骨干。卓松盛的诗既是城市诗也是口语诗，是用口语来写城市诗，他的口语诗语调轻松、诙谐、幽默，以细节来带动整体，在平淡中见诗情，而且诗中始终蕴涵着丰富的、正直的生命意识和超前的生命观念，使口语诗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卓松盛是个才华横溢的诗人，他的才华不仅体现在口语诗的写作上，还体现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上。在句子的排列格式上，他也是最早尝试者。在1982年出品的《诗耕地》上，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诗的三种不同的句式风格，一种是右路对齐的诗歌形式，这种形式为后来很多诗人效仿。一种是居中的诗歌图式，还有是双向阶梯式诗歌。他是最早注重诗歌句式排列形式的诗人之一。

用口语方式写作、并且把口语诗写得大气磅礴的是傅亮。在80年代中期，傅亮是上海大学生诗歌的一面旗帜，他把朗诵会开到了很多高校，他的诗歌曾经风靡了很多年。傅亮的口语诗除了运用长句子，有惠特曼诗歌图式的痕迹，在诗歌风格上也非常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交织在一起的鸡尾酒，是一种力量和速度赛跑时空变奏。读傅亮的诗要有充分的耐心和坚强的胸膛，因为他的诗的分贝特别高。

进入90年代，复旦诗群中用口语风格写诗的常立，将口语诗从现实哲理和理想浪漫中推向现代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甚至黑色幽默。常立的口语风格的诗看上去很口语，其实骨子里是很现代的，也具有象征主义的某些特征。杨小滨写于90年代以后的诗歌，也用上了口语的风格，他还是一个诗歌情景剧的实验者，往往在一首诗中讲叙一个故事或者一个结局。程波也是用口语诗风格写作的。

复旦诗派中最小的口语诗作者是还现在没有毕业的江勋，他的诗歌似乎延续了80年代初期生活诗的风格，关注现实生活，诗歌题材都选自真实的生活，对生活有感而发，而且写得十分机智有灵气。江勋的诗让80年代初风靡整个中国诗坛的生活诗有了当代的翻版。

4. 古典象征主义和乡村魔幻主义诗歌的代表诗人

古典象征主义的写作风格，是陈先发诗歌的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先发的诗歌学院味是很浓的，受朦胧诗影响的痕迹较重。他是复旦诗派中一直坚持诗歌创作的诗人，也是诗歌风格变化最大的诗人。90年代后，他以中国农村作为自己的写作背景，将诗人对一个民族的思考都浓缩到自己的奇特的意象中。他写黄河森林，田野荒漠，却从荒芜中流露出浓郁的历史英雄主义情怀和抱负，他的诗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心。有人认为他的诗具有新乡土诗的特征，也有人认为是新古典主义诗歌风格，但是我宁可选择用古典象征主义这样评判来应对，虽然他的诗中的很多语词是乡土的、古典的，但是意象的象征却是现代而具有多义性的。他的诗歌句式也非常有风格，往往是

两个三个句子放在一行，但是整首诗却很短，使人在读句子的过程中觉得很长，但是读不了多久就会突然消失，如同一股急流，跑到悬崖边上，突然下坠成飞瀑，让你的心也随之飘起来。

与陈先发有着相同诗歌语词背景的还有80年代的施茂盛和90年代的阿西木嘎。

按照对陈先发诗歌的学术命名逻辑，施茂盛的诗应该属于乡村魔幻主义诗歌。和他的出生地有关，施茂盛将自己写诗的背景放在了自己的故乡，上海崇明。施茂盛像很多大诗人一样，一点不忌讳自己家乡的普通寻常，而投入了全部的情感。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是你的故乡，你就不该吝啬对故乡的赞美和欣赏，这是一个诗人最基本的人格。他的诗歌视角新奇而有趣，有令人惊悸的想象力和表现力，具有较强的幻觉成分。他的诗有点魔幻、有点象征、有点抒情、有点唯美、也有点现代。施茂盛的诗歌成熟，圆美，是复旦诗派中有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阿西木嘎的诗也是很有风格，对生命最初的疑惑所带来的生命神秘以及少数民族所特有的宗教意识，都在他的诗中隐约闪烁。尽管有一股处在发育期的生涩，但是唯其生涩而让我们发现了他的诗歌脸上洋溢的女光（处女在发育前期或者刚刚发育过后身体所特有的肤色的光芒）。女光，是一种几乎是人的生命中最耀眼的生命光辉，在他的诗中，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并享受着。

5. 禅意诗歌的亲历者

禅意诗歌，一个让人敬畏的名称。刘原早期的诗歌依偎过那个佛家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禅学曾经在各个大学校园风靡过，诗人从这种学术氛围中受到影响也是正常的。禅意的高古清远也让诗歌具有眩目的光照，因此读来难免有点枯涩。但是到了90年代，他的诗歌风格向明朗有气势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诗歌迈进，成为主流学院诗歌风格的亲历者，并且竭尽全力、认真地修炼诗。还有张海宁，他是复旦诗派中唯一一个后来进入歌词创作并取得成就的诗人。读张海宁凝练、精致的诗，常常有一种诗外的禅音袭来。禅学，作为中国文化中神秘而晦涩的学说，自古以来就给诗歌以强烈的诱引和挑衅，并常常相互倾慕。进入禅意的内部，并和禅思交尾、分娩出具有东方符号的艺术与诗来，相信是很多诗人、艺术家想体验的刺激。

6. 新剧情诗歌的原创精神和动力源

我不知道中国诗坛有没有剧情诗歌这样的学术命名，对韩博诗歌，用剧情诗歌来定位比较有味（还有杨小滨也属于这个大类里）。1990年进复旦的韩博在复旦的时间比较长，长相英俊的他曾经被同学们嬉称为偶像型诗人。在校时他既是诗社的社长还是剧社的骨干，和高晓涛相反，高是剧社的社长，是诗社的骨干，他们俩“把持”了复旦这两个社团多年。大概是受到话剧的影响，韩

博的诗歌有明显的剧情的痕迹，他很想认真地把每一首诗都设计成一个经典的情景诗剧，这使得他的诗歌充满了故事性和戏剧特色，很有风格，读上去会有很多悬念，让你必须马上进入他的诗的剧情。韩博的剧情诗歌和他在诗歌图式上的创意，使得他的诗歌符号个性化已经彰显，形式已经确立，韩博的诗歌是独特的。和他的诗歌相比，杨小滨的剧情诗歌更加浪漫和具有后现代的幽默。

7. 黑色幽默与批判现实主义诗歌的新锐

黑色幽默与批判现实主义诗歌在复旦诗派中也能够找到它们的影子。尽管前面在口语诗写作的行列里已经将常立和江勋隆重推出，在这里他们仍需再次亮相。常立的诗歌具有黑色幽默的特征。黑色幽默是一种很难把握的文字体例，过了的话会显得油滑，不到火候又不过瘾，常立的把握还是相当到位的。江勋的诗歌在新人中是最具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持这种风格写作的复旦诗派诗人在80年代初期是很有实力的，胡平、裴高等都有不少这方面的作品。

8. 新女性主义诗歌的实力群体

新女性主义诗歌在中国诗坛很有影响。复旦诗派的女诗人也是不可小视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真就是校园诗人中的佼佼者，她早期的诗歌在中国学院派诗歌上具有突出的表现。长期的海外生活，诗风变得凝重和多思，具有后现代主义的艺术特征。朱蓓蓓和邵勉力，也是80年代学院诗歌的知名女诗人，义无反顾的殉诗者。朱蓓蓓的诗歌清新哲理，富有女性气息。邵勉力的诗歌，缠绵悱恻，酣畅淋漓。90年代初期，邵晓琴的诗歌写得已经很个性，她所推崇的诗自然是她自己的。印证了这样一句真理：所有的自爱，只要自己能够承受，就不管别人怎么议论。还有张入云、任晓雯、成明、梁静等，写的诗都很有味道，她们一起构成了复旦诗派女诗人群体最权威的亮相。可能遗漏的是巫昂，这次没有选她的诗是因为她在校期间还没有写诗，也不是复旦诗社的成员。希望以后复旦诗派的结集能够有她的作品。

9. 新意象主义、象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诗歌的实验剧场

意象主义、象征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是对学院派诗歌影响最深的诗歌流派，也是中国当代诗歌自朦胧诗以来最广泛的诗歌美学。复旦诗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是以朦胧诗作为自己上要的诗歌价值取向，然后逐渐发展派生出更加多的诗歌风格。但是作为一种最基本的诗歌美学，意象和象征始终是学院派最崇尚的诗歌原则，在所有的诗歌中，意象和象征几乎都是他们形式之中的灵魂。因此，说意象和象征是诗歌之魂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你很难想象没有意象和象征的诗该怎样行走。当然，意象和象征不一定是一个具体的语词，也可能是一种结构、或是一个情景。不是明示的意象，而是暗藏的意象。用意象来隔

断理性的直接，用象征来延伸思想的距离，是诗最令人叫绝的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在艺术和诗中，也是绝对的。复旦诗派中的绝大多数诗人都在诗歌之魂上，按上自己的指纹：从80年代的许德民、孙晓刚、韩云、卓松盛、张真、姚村、傅亮、杨小滨、杜立德、张浩、刘原、朱蓓蓓、陈先发、邵勉力、施茂盛、韩国强、杨宇东、寇宗哲，到90年代的毛海威、宋元、邵晓琴、韩博、高晓涛、徐碧、陈晓华、凌翔、阿西木嘎、吴键虎、程波、潘丽芳、卢寿荣、木叶、张入云、牛文怡、任晓雯、施兴海、成明、常立、梁静、王明鉴等，几乎都能在他们的诗中找到诗歌之魂的投影。

10. 抽象诗歌的理论孕育和发生选择

抽象诗歌的理念源于抽象绘画，其主要的内涵是：非理性、无主题、纯视觉形式。由于诗歌的文字大多天然就有明确的含义，诗歌要摆脱文字的含义而做到像抽象绘画那样纯粹抽象是不可能的。抽象诗歌只能无主题或者多主题、多元象征、意象密集、句式节奏快、语义跳跃并无直接关联、诗意变奏、语言自由、随机、偶然。抽象诗歌即文字、语词的形式构成，是用文字或语词，来搭建一个能够产生自己意境的构造，来发展它们语意自身的逻辑和规律。文字和语词在无意识中发生，每一个过程都是一个结局，对文字和语词的最终选择就是诗的最终归宿。抽象诗歌，为诗歌提供了诗意的无限可能。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全面接受朦胧诗理念开始，许德民对朦胧诗的理论研究和偶然性的关注就使得他开始练习纯粹语言的解构实验。他所遵循的诗歌文字原则是：让每一行句子都有可能成为独立的诗句，即使没有了上句和下句，它依然成立。在诗句和诗句之间，可以随意组合，可以穿插也可以增减。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从下读到上，可以从右读到左。诗从文字（包括语词）开始，到文字（语词）为止，诗歌可以不表达任何文字以外的思想、观念、情绪。因为文字（语词）有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情绪，诗人只要把文字排列成一个别致的、反常规的、陌生的、唯美的、原创的构成，并且让这个文字构成具有自身的个性风格，就可以了。如果文字的理性指向过于清晰，那么就通过文字的陌生化组合来改变文字原有的含义，如通感、象征等手法，使得文字改变原来的轨迹，并且改变读者对文字的理解。纯诗、纯粹形式的诗，纯粹为了形式而形式的诗，就是抽象诗。

这是一个理想中的诗歌形式，是一个难以摆脱其诱引的具有无限生命力和想象力的诗歌方式。许德民正在努力使自己的诗歌接近这个理想。其实很多相信诗歌到语词为止的诗人，都在做这样的尝试和努力。

复旦诗派的诗人中，凌翔的诗歌似乎也是沿着这个抽象化原则在操练自己的文字的。他的诗歌文字意象密集而丰富，超乎寻常的象征使得诗歌的时空变幻无常，令人目不暇接。文字的发生几乎都是随心所欲，顺手拈来，而且绝对自然服帖，没有丝毫因为诗意的逻辑转换给人的阅读带来视觉障碍。他的文字

华丽、漂亮、新鲜，诗意别致、陌生、叛逆，是我阅读了所有复旦诗派的诗人的作品后，唯一让我产生创作冲动的诗歌。

五、为复旦诗派而自豪

编完了所有的诗稿、文稿，我的心情真的非常的快乐。一年来所有的奔波和劳累都在这“丰收”的喜悦中化作了飞鸟。我为复旦诗派而感到骄傲、自豪，我真正体会到什么叫藏龙卧虎，什么叫艺高胆大。复旦诗派就是诗人藏龙卧虎的地方。这么多优秀的复旦诗人，就能够写出无愧于复旦、无愧于中国的好诗。作为这次活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能够担任这一套书的主编，能够先睹为快，将复旦诗社二十五年以来最优秀的诗人的诗歌读个痛快，真是有幸，我感激他们给我这样的机会，也感激诗歌，让我有机会做一件非常值得做的事情。

编后感觉：扬眉吐气，爽！真的，不愧是复旦，也许只有复旦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一个普通的学生社团，在生存环境不是十分顺利的情况下，竟然能够走过她完整的二十五年的历史，竟然能够完整地将这些二十五年复旦最优秀的才子们的心血之作，集中在一起，在母校百年庆典之际，汇编成巨著诗集。将百年复旦历史上、最具华彩的二十五年中，复旦才子中的才子的诗歌精华，浓缩成“复旦诗魂”，献给母校，献给诗歌，献给历史。此刻，我才能真正体会什么是诗的神圣。今天，我们就拥有神圣！

编后，我敢这样说，复旦诗派的诗人是中国最优秀的诗人群体之一，复旦诗派无愧于自己的母校，也无愧于自己的人生。复旦诗派不仅用诗歌书写了自己的历史，复旦诗派还用诗歌书写着中国诗歌的历史。

虽然，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人生价值取向已经让神圣了几千年的诗歌落入到边缘化的困境，诗歌已经成为文化中的“三农问题”，拯救诗歌也即将成为诗人们所关心的话题。如今，尽管我们一时还无法判断社会选择的孰对孰错，也不用抱怨功利给诗人带来的心痛，我们只能从自己出发，来关心和关爱曾经给我们温暖和快乐的诗歌，来为诗歌而无偿“献血”，为了诗歌而付出，就如同为了自己的生命而付出一样，是不图回报的。

我们的生命选择了诗歌，是因为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和对生命的认识是一致的。我们沐浴过诗歌的阳光，我们也无怨无悔地承接诗歌的黑夜，因为诗人都是黑夜里眼睛。只有经历了各种生命方式的人，在比较了各种生存的优劣之后，最后的选择，才是最有价值的。

我想，复旦诗派的诗人们，会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毫不犹豫地选择诗，是因为，诗是我们生命最忠诚的、也是最后的同情者和同路人。没有诗的生命，生命之源是枯竭的；没有诗的自由，我们的灵魂和肉体都无法忍受。所以，我们捍卫诗歌，如同我们捍卫自己的家园；我们珍惜诗歌，如同我们珍惜自己的生命。

复旦诗派的诗人们，我们能够在对诗这样迷失和漠视的氛围里，坚持我们共同的精神呼吸，用诗歌来固守我们的胸膛，来净化我们的天空，来洗礼我们的灵魂，我们是幸运的。我们的心不在一起，也在一起。我们有着从不轻言放弃的习惯，也有着与世、与人无争天下的心态。因为所有的天下都在复旦人自己的心里。我们出自同一个日月之门，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我们还怕错过什么呢？

我们的对手，只有自己。我们不能错过自己！

2005. 7. 16